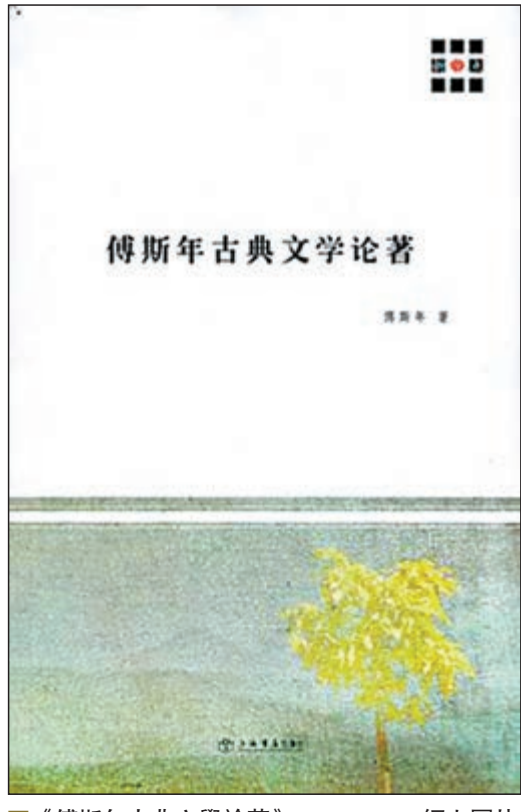


歷史與空間

「秦燔」談屑

文：劉克定



《傅斯年古典文學論著》。網上圖片

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中庸第二十三章》）故此「禁區」有很大的風險，一地發生災異，就要追究是何人在占爻，一旦偵破，就要殺頭。

至於《論語》，「鄭康成以古《論語》改魯《論語》，古《論語》或是一段『向壁虛造』的故事，自然也有以常談修正其文字之處，不過有些改得太遷就自己的趨向了，便損壞了史料。」（《傅斯年古典文學論著》）被稱為長沙王的賈誼，是漢儒裡面年輕早夭的一位，只活了三十三歲。他死前哭了一年，據說因為梁懷王劉揖上朝時不慎墮馬身死，賈誼認為事故與自己有關，未盡到太傅的責任，內疚致疾。他的《治安策》、《過秦論》、《論積貯疏》、《陳政事疏》等都有名；辭賦以《吊屈原賦》、《鵩鳥賦》等等，是漢

儒裡的佼佼者。

漢時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使漢儒思想解放，學術研究氣氛很濃。另一方面，秦博士、秦學者，紛起修治先秦史料、秦本朝紀事、四書六經。在修復載籍缺失、為斷折的文脈接肢方面，有一定的貢獻，但從史學角度看，其中不乏「二手貨」，專業一點說，大都屬於間接史料，即用漢話說秦經，並不是直接的「行貨」（在藏家手中，還是有不少），我們用這些史料，如果不分辨是直接史料還是間接史料，就容易上當。

「治」，包括編寫、校正、判斷、解釋等等，「校書者的意見、嗜好、判斷、乃至作偽，便是這些書的命運。」（《傅斯年古典文學論著》）所以，「漢儒以秦文寫六經，是為古文派所甚詬病的。」（同上）這是治史上的一段公案，可能還會討論下去，中華文化，樹大根深，一個歷史虛無主義者，是邁不開前進的步子的。

有一種說法，說秦在焚書之前留有備份，此說有點滑稽，其所據是從朱熹那兒來：六經之類，他依舊留得，但天下人無有。只能說他可能留了一些經書和本朝和列國的史籍，藏在館閣，並沒有燒掉，而是封存起來，不使外流。至於「備份」，不大可能。雖說那時候的經書文字並非浩若煙海，但刀刻在竹簡和木片上，速度是很慢的，或曰抄寫，也斷非易事。

《史記·六國年表》云：「詩書所以復見者，多藏人家」。這就是說，民間秘藏的經書，如孔府壁藏的《春秋左傳》等，以及世傳藏書，使得相當一部分載籍得以保存下來。「戰國秦漢人們的書和他

們的職業是捆在一起的，陰、陽、刑、名、縱橫乃至儒、墨，都是家傳師授的職業，焚書未必使書絕，而秦之擯退方士，楚漢戰爭，黃老儒術的遞相消長是真正使一切學者（方士）失業的原因。」（《傅斯年古典文學論著》）

還有一種情況是：「在簡書時代，父子相傳，家藏版本各異，再就是口傳許久後再著竹帛，有所變異，古來著述艱難，一簡不過幾十字，一部書便是一個產業，雖以『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如用現在的印刷術印成，未必便是一部大書，著述愈難，則著述和傳授更多是有所為而為，『與時進止』是不可避免的，固守最初面目是最難的。」（同上）

劉師培《左庵集·卷三·六經殘於秦火考》謂「民間所存之經亡於秦火，而博士所藏又亡於項羽之火」，「蕭何所收『圖書』，即《張著傳》，『明習天下圖書計籍』之『圖書』，非『六藝』也。」蕭何所搜集的圖書，就是一個地方的地圖和戶籍資料，並非「六藝」，屬於府藏。他的用意就比那些將士高遠，認為要建立一個富強的國家，要清楚地了解全國的疆域和人口情況，貧富情況，多少男，多少女，多少老弱，多少田畝，以及多少牲口和糧草，這樣就可以「兵起而勝敵，按兵而國富」。所以，蕭何的不同凡響，就在劉邦打進咸陽後，很多將士爭着進入富戶人家，搜集金銀財寶，而他卻直奔秦王府，盡收御史律令圖書，也就是圖書，收集起來。這在《漢書》裡都有記載的。

秦的戶籍制度，是當時行政管理的一個進步，掌握和徵收田租、賦稅，征徭役、兵役，可以防範盜賊，為統一中原，提供了保證，所謂漢承秦制，就是這個道理。蕭何是很懂得這一點的，所以他寧可不要金銀財寶，也不要六經四書，而專注於圖書，因為他要治理國家。這也說明，秦燔之後，的確有不少此類資料沒有化為灰燼，這對後來研究秦的戶籍和行政管理、國防建制，提供了很有價值的史料。

「現代人對於先秦的文獻大略可以分為三個態度：一種人信一切材料，以為都是真的，都要用的，我們借呼這類為『墨守』。又一種人據虛無的事實，作放蕩的空論，先秦這個，先秦那個，一片的捕風捉影之談，這是病入了膏肓的。還有較好的，能辨別古文之偽，但也不知今文只是前些，也不便是信史的材料；或者於辨別史料上也很能不拘成說，但究不敢充分的考證，這樣好比廢疾。我們應該於史料賦給者之外，一點不多說，史料賦給者之內，一點不少說，不受任何傳說觀念的拘束，只求證，不言疏，這樣然後可以『起廢疾，箴膏肓，發墨守』！」（《傅斯年古典文學論著》卷引）

傅先生這一段話，今天來看，很能振聾發聵，我們現今來研究這些史料的流變，應該是，也只能是抱着學習的態度，一方面在態度上要實事求是，不要人云亦云，另一方面，古今異言，方俗殊語，先賢所引諸經，路徑殊異，與今之解讀，意義不同。末學膚受，或未通，斷不可意有所疑，而迫迫前賢，妄指瑕疵。

亦有可聞

文：徐子愚

讓詩歌回歸生活的痛點

眼下，余秀華突然成了一個焦點。不同的人在她身上都發現了閃光的東西：詩人發現了語言的先鋒性，慈善家發現了救助，弱者發現了生活中的疼痛，教育家發現了勵志的範本，理想主義者發現了精神上的光芒，宗教人士發現了悲憫，懵懂的讀者則發現了一個有殘疾的寫詩的突然走紅的女人。

既然各路人馬在這位女詩人身上都找到了自己感興趣的東西，於是乎，余秀華無論在網絡還是紙媒上都開始走紅。當然，這種「紅」絕非娛樂圈眾多酸男辣女們的暴發。畢竟，寫詩是無論如何也成不了暴發戶的。

但這並不影響大家的熱情。這種熱情，其實是基於某種焦灼和飢渴的存在的：文學圈急需新的面孔和詩歌範本，原有的幾張老面孔連詩人們自己也沒有興趣了；慈善家發現了救助和支持的對象；出版商找到了賣點；老師們可以用女詩人的實例教育孩子，告訴他們「努力未必成功，不努力是無論如何也不能成功的」；理想主義者則再次在人類的身上發現了金子一樣的光芒……至於社會中的弱勢群體，則會繼續深埋高昂的頭顱，為改變自己的命運付出又一分努力。

基於以上原因，我想，余秀華是一個令人尊敬的人。她的堅守，不僅改變了自己的命運，更讓我們社會的各個階層都找到了屬於自己的話語。

至於評論界，無論什麼時候都是不討好的。原因在於，評論家們總能發現一些似是而非的所謂規律。比如說，有人針對余秀華的寫作來了次長篇大論，題為《腦癱詩人余秀華完美詮釋「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裡裡外外透露著一種酸不啦噠的鹹濕氣味。——一個真正的作家會有興趣把「世界的」和「民族的」分割開來進行討論嗎？狹隘的小農意識散發出來的酸味，讓人慌不迭地掩鼻而逃。

讓藝術回歸藝術本身，讓詩歌回到詩歌自己。余秀華不是腦癱，只有喜歡宣傳和炒作的人才會斤斤計較。或者不客氣地說，只有喜歡熱鬧的人才會斤斤計較。對於真的詩人而言，他或者她在意的無非是詩歌的語言、意向，生活的切膚之痛和個體命運的焦灼。

遭遇不幸的人很多，但是余秀華只有一個，這恰恰說明不幸絕不是成功的決定性前提。成功的背後，是對現實生活疼痛感的感知、梳理、表達和接受。讀了幾首余秀華的詩歌，直覺她是一個敏感的人。在詩歌寫作的過程中，她的語言大膽且溫暖。對現實的逆來順受和靈魂的高蹈在她的詩中形成一種對立：苦難總是需要慢慢忍受和消化的，而精神必須高貴。

「交出來！/他低吼。我確信有一盞燈把我渡到此刻/他的眼神擊穿了我/不管一擊而斃還是凌遲，我不想擊穿//能拿走的，我都願意給/在這樣風高月黑的夜裡，只有抵擋今生」。

——對於有些人而言，她只有堅持抵擋的姿態，無論這種抵抗是否有效；對於更多的詩人而言，如果你確實不能給這個世界一個火把，不妨就大聲地、負責任地喊一聲「疼」。

我想，這是閱讀余秀華給我的一點真實感受。

詩意偶拾

文：俞慧軍

來鴻

文：吳翼民

日子是風鈴
放飛春暖花開的心情
思想的翅膀
翱翔在旖旎的原野
白鴿激盪藍天
追逐一個個綺麗的夢境

日子是月亮
一雙雙明眸羨慕成
一幀幀璀璨的風景
傳情的月宮琴聲悠揚
古老的月桂樹
掛滿了姹紫嫣紅的暢想

日子是航標
千里萬里的遠行
永遠是魂牽故鄉的歸航
母親河哺育的炎黃子孫
有的把日子過成寒冬
有的把日子過成陽春

過年



小孩爭相許新年願望。中新社圖片

憧憬兒時守歲的企盼
臉龐寫滿一片動人的燦爛
鄉情釀造的醇酒
醺醉了遊子溫馨的思戀
恬靜的心境騰起裊裊炊煙
飄逸出張張喜悅的笑靨

冬日的陽光
把遊子的感激凝成
一片風和日麗的晴天

母親在庭院中
晾出日子的甜蜜
和三百六十五個吉祥的祝福

多情的風一遍遍翻動
故鄉那篇浪漫抒情的詩篇
啟明星在觀視萬家燈火的熱望
彩霞在呼喚新年熾烈的期待
大年初一母親最動聽的嘮叨
竟是父親額頭那片睿智的溝壑

豆棚閒話

文：青絲

味美桃酥

萊陽有兩樣食物出名，一是梨，另一是桃酥。相較而言，萊陽梨不易致遠，有着地域上的口味壁壘，不像桃酥被廣傳到了各地，不論南北都能找到它的蹤影，且常被與浪漫、愜意的飲茶生活緊密結合在一起，與精美的茶具、潔白的枱布、舒適的軟椅、和煦的陽光、鐵藝欄杆、被微風揚起的通花窗簾、嬉戲歡笑的情侶，共同匯聚為一道延宕時光的詩意風景。

很多人會被「桃酥」這個名字誤導，以為是添加了核桃仁的酥餅，其實它的主要成分是麵粉、奶油、糖和發泡劑。僅聽原料的名字，並無特別的號召力。然而，將這些平平無奇的食材組合在一起，焙至香酥，滋味就會變得格外不同。桃酥只能以手工製作，需將原料充分揉合發酵，放到模具裡壓成圓餅狀，有些別出心裁的造型，中間還特地留空，看起來很像是西式點心，以烘托其小資屬性。

評判桃酥的製作水準，乃以口感鬆軟、酥脆為正宗。兩種技術指標看似對立，實際上並不矛盾。好吃的桃酥應該是咬起來「咯咯」作響，稍一用力，就會徹底碎開來，但若含在嘴裡，無需咀嚼，也能用唾液消化了，成為感動味蕾的標記。

要把桃酥做得酥而鬆軟，傳統做工相當講究，關鍵在於發酵的時間，以及餅師的製作經驗。我尚幼時，桃酥是國營雜貨店裡長年有售的一款

點心。過去的人實誠，下料足，做事也用心，桃酥堪為精緻點心的典型。食品廠每天下午給雜貨店送貨來，正好是放學時間，很多人會親睹剛出爐的桃酥從車上卸下，盛在木製的托盤裡，呈現出一種明艷的黃色，濃郁的奶油香，隔得很遠都能聞到。

受這種無聲的廣告誘惑，家境寬裕的孩子會撒着嬌，領父母過來買一、兩個吃。也有住在附近的老人，喝茶喝得嘴已寡淡了，就權當是散步，拄着拐杖踱進店裡，帶一個桃酥回去作為磨牙的零食。我有錢的時候不多，對桃酥只能偶爾一嚐，加上過去的口味狹小，難以嚐到別的美食，覺得桃酥就是美味中的極致。那種甜美的口感，入口即自行化開的芳香，每次都曾向我展示着浩大無邊的幸福。

品若用桃酥作為配茶小食，最為符合慢生活的美學。桃酥的質地鬆脆，最好是盛在白瓷碟子裡，小心捏到嘴裡細細品嚐。這一過程，會讓人變得敏感和精細，產生情調消費的愉悅感。加上桃酥能夠改善食者的血糖值，讓人變得振奮。尤其是意懶心慵的午後，泡一壺茶悄然獨坐，聽聽美國鄉村音樂，隨意翻一翻書，抑或約三兩友人談天，桃酥都像是一首助興的小詩，能營造出一種閒適的生活氣息，滋養着優雅生活的小資趣味。至於這種隨興率性的生活形式，也就是對海德格爾所倡導「人要詩意地生活」的躬行實踐。

「活街」和「死街」

不久前一次老同學聚會，大夥兒展開各自的話題，談社會見聞、談美食美景、談養老養生、談兒女小輩……談得逸興過飛、談興正酣之時，忽然有位仁兄話鋒一轉，提出一個令人匪夷所思的議題：「是不是該議一議我們的後事啦？比方購置墳地之類……」此議甫出，立時遭到了圍剿。我們這幫子老三屆同學，遭遇了上山下鄉，恢復高考繼續深造，或返城就業、談婚論嫁、生兒育女，歷盡坎坷，好不容易盼來了改革開放、經濟騰飛，有不少人還經歷了下崗的陣痛，但總算苦盡甘來，退休沒幾年，剛剛品嚐到了晚年幸福的美酒，好日子正長着呢？怎地去考慮安排自己的後事呢？那同學不緊不慢道出了緣由——

原來，他是受到了街坊舊鄰結伴預備後事的啟示呢。他居於古城的一條小巷深處，原以為這條小巷不會因城市建設之需而遭拆遷，但世事難以預料，最近小巷的幾十家住戶的門楣上都被寫上了大紅的「拆」字。這個大紅的「拆」字是最風行的中國化的符號標記，看到這個「拆」字，尤「風乍起，吹皺一池春水」，引出幾多歡喜幾多愁。歡喜的是年輕的一代，他們早對這樣的窮巷陋陌厭倦透了，房屋陳舊逼仄，沒有現代化的生活設施，最典型者每天還要倒馬桶，如果不更新居住環境，怕是連找個對象也難，譬如男孩要娶媳婦，人家願意落戶到這裡來過日子嗎？就說女孩上門來相親也沒面子啊！只要拆遷了，就有新房補償，什麼樣的難題都「一烙鐵燙平」也；愁的是住慣小巷上了年紀的老人，他們依戀小巷地段好、出腳方便，依戀老屋起居自由、生活散淡、成本極低，最讓他們依戀的是幾十年的一眾老鄰居，互相間都知根知底、知冷知熱、貼心貼肺，幾十年的交情不若瓦楞的積雪，說融化就能融化的，而賽如河沿的石駁岸，經磨歷劫，越發的堅固呢。隨著拆遷日期的迫近，老人們在選擇補償新房時盡可能選擇一個新村，再不然就是相近的小區，但再怎麼選擇都不再像同住一條小巷般方便熱鬧了，那些水泥森林般的住宅區、那些鴿子籠樣的公寓看着也冰冷，要申個門有多生分理。於是他們鄭重相約，隔些日子一定要團聚一次，仿照上海老石庫門的鄰居一樣，縱使拆遷後分散到了城市的「天南地北」，每月都要輪番到各個家庭聚上一聚。報載上海許多老鄰居都難忘舊鄰，晚年以輪流作東聚會的形式年復一年，從不間斷。在他們的眼中，舊鄰聚會是晚年生活中最引人入勝的章節。

我那位老同學意猶未盡，繼續說着發生在他的舊鄰們的故事，——拆遷後輪流作東聚會是其一端，還有更絕的一個主意，那就是結伴去一個大都能接受的公墓，把各自的墓地都預先買了個妥貼。他們的理由是，活在世上幾十年結下的芳鄰難以割捨，是一條「活街」，到了死後，何不依然比鄰而居，組合成一條永恆的情深意長的「死街」呢？達成這樣的共識雖然不免荒唐，但情之所至是可信的，雖然近乎「癡」，卻顯得異常的真切，契合了古人「情必近乎癡始真」的觀念。

老同學「議一議後事」之論雖然受到了大夥兒的圍剿，但由此帶出的那段尋常巷陌尋常百姓的故事卻讓我久久感動不已啊。



舊巷因城市建設之需而遭拆遷。網上圖片